

◇ 水网南方 王国华专栏



王国华，“城愁”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现居深圳。

踩着高一脚低一脚的台阶走上
来，半小时路程，一个人都没看到。又
拐入一个下坡，土道已被此前来过
的人踏实。需低头，侧身，小心地扒
开藤条，以免被刺到。

先是听见哗啦啦的水声，再走近
一些，哗啦啦变成了轰隆隆，想象那
水应该非常大，画面如下：

宽阔的水面，被阳光敲打得火花
四溅，成千上万的小白点儿和着大
水从高处跳下，势能生发动能，呼啸
着，笔直地砸到下面的水潭中。水潭
阔大，深不可测，多么重，多么多的
水都接得住，消化得了，只有落点处
不断荡漾，稍远一点的水就变得又黑
又安静。那黑乃由绿色沉积、酝酿而
成。远处有一个并非人造的看台，四
面八方赶来的游人，站在巨石上指指
点点，他们用尽力气发出的惊叹声，
还是被水声压住了。

实际完全不是这样。

待我钻出绿丛，首先看到的是一块
巨大的石头。比一间房子还大，摸一
摸，踢一踢，直觉它是粘连在地上的，
是整个山体鼓出来的一部分，脑子里
莫名其妙冒出三个字：土生石。紧

对于网课，我是一直排斥的，一来
为了保护孩子视力，二来，我总觉得
隔着屏幕学习，犹如隔靴搔痒。但曾
经，我家的两个孩子在家上过一阵网
课，那段时间的学习，对父母而言尽
管累，但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思也
值得回味。

每天早上，就像去学校上学一样，
没有懒觉，吃好早饭要做广播操，课
间也要像在学校一样，做眼保健操了！
但在家开学，对家长和孩子而言，都
是有难度的。

我家的俩娃，年龄不同。那时姐姐
三年级，但捣蛋的弟弟，还没上幼
儿园，每天都在玩耍打闹中度过。他
似乎一下子无法接受“姐姐要开始学
习了，没法继续陪他玩耍”这个现实。
每次姐姐一坐在桌前准备上课，弟弟
的捣乱之心立马大起。从顺手拿文具
到拿课本，步步升级，再后来，索性
把书扔地上，还要踩几脚。这毁书之
举，惹得爱书的姐姐大吼起来：“小
小友！”听到吼声，我就晓得，肯定
是弟弟在干坏事。爸爸做兼职“警
察”，马上赶到，抱走弟弟，带入另
一间房，总算求得几分钟的安宁。但
趁大人不注意，弟弟又去找姐

唐人写柳，姿态万千，“绿柳含烟
映日斜”“碧玉妆成一树高，千条万
条绿丝绦”“江南杨柳绿千条，绾得
春愁向空卷”“寒食东风御柳斜”，
看得人眼花缭乱。

红柳是柳也非柳，和江南柳树的
柔软、纤细、纤弱、娇媚无关。戈壁
大漠，红柳像关东大汉执板高唱大江
东去，铮铮铁骨又柔情在怀。

红柳和胡杨同为沙漠古老居民。
胡杨高大粗壮是贵族，秋天叶子黄了，
树上挂满金币，又仿佛身披金甲，凛
凛有威，气度华贵。红柳却像一个布
衣农人，个头低矮，其貌不扬。

先前，塔克拉玛干沙漠本没有路，
后来才有沙漠公路。为阻止流沙，修
建有防护林。沙漠栽树不易，要耐得
住干旱，要饮得了苦咸水。红柳天然
防沙耐旱，只消用地底苦咸水滴灌，
任由漠风吹，不怕烈日晒，一日日长
得茁壮繁茂。

北方的风任性、狂躁、粗砺。一场
沙尘，漫天飞扬，大风一场一场呼啸
而过。有回外出，漫天风沙席卷过来，
黄沙弥漫，明亮的天空，全是沙土色。
沙漠公路覆上了一层黄沙，天地昏

三叠瀑布

贴着石头的，是一棵十米高的榕树，
其根细者如丝，粗者如柱，有些已经
粘连在石头上，变成和石头一样的斑
褐色，间或灰白。往前看，映入眼帘
的都是石头，圆的，扁的，椭圆的，
三角的，横的竖的侧卧的，其中一块
悬空，下面的空间貌似可钻入乘凉。无
论大小，每一块石头都那么扎实，一
个人可以在任何一个石头上站立，从
一个石头上跳到另外一个石头上，无
须担心倒塌。

这个地方叫三叠瀑布。瀑呢？布
呢？甚至看不到成片的水流。我宁愿
称其为石头沟。坡度极大的一个沟，
填满石头的沟壑。没有土，只有石，
大石头中间塞着小石块，小石块下
面是坚硬的细沙，细沙上边和石头的
缝隙中，是源源不断的水。水不是流
下来的，是挤出来的。它们由一条条
变成白亮的一股一股，一簇一簇，一
桶一桶，见缝插针，见洞插棍，见天
插地。想象中绝美的瀑布画面被新鲜
的狂野替代。轰鸣声是石头赋予水的，
或者说是水赋予

石头的，最柔软遇到最坚硬，相得益
彰，彼此抬举。此时很想说点什么，
又想，不要强加什么意义了。干干净
净地沉浸于此就好，美，覆盖了一切。

石头沟中间有几十平方米的一块
平地，水流此处暂歇，形成勉强可称
“潭”的一块水面。水是透明的，一
尺多深，两三根枯枝插在上面，固定
不动。几片仍然绿着的叶子随波浮荡。
寸把长的小鱼也几乎是透明的，突然
摆尾。一只黄色小蝴蝶扇动着翅膀，
倏忽而过。十几只水黾（敝乡俗称
“油葫芦罐”）在水面上飞快地爬来
爬去，却始终与石头保持一定距离。它
们都是那么快，越小越快，与此处的
悠闲并不匹配。后来一想，水流很快，
它们是要匹配水的。悠闲的是我，它
们根本没有在乎我。

这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山林，绿，整
体的绿。所谓三叠瀑布，只是山上的
一个裂缝，高空航拍，只见一条细线，
再高一点，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在
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呆呆地坐着。这
里的石头，这里的水，都被高大的，无
边的绿逼视着，只要我睡过去，绿就
会慢慢地闭合，瀑布就会消失。

眼保健操的音乐。

体育课则是他们的最爱。弟弟也
终于等到了一节可以跟姐姐一起上的
课了。每节体育课都有韵律操，两人
和着音乐群魔乱舞。体育课的小游戏
更带劲，有友跟着老师学“蚂蚁搬家”，
她找来一小包餐巾纸，放在肚子上，
仰卧着用手脚撑起肚子走路。但不一
小心，餐巾纸掉地上了，跟在一旁的
弟弟，捡起纸巾放在姐姐肚子上，让
她继续锻炼。姐姐做仰卧起坐，弟弟
就做帮手，帮她压住腿，比我们还起
劲……

网课时代，有乐也有苦。对家长而
言，“无证”上岗，兼职超级助教，每
天在茫茫讨论群中，寻找作业，转达
给孩子。再把孩子做好的作业拍好，
上传到群中，交给老师批改，事情琐
碎，但要不得半点马虎。对孩子而言，
在家开学，不荒废学业，学到真知，
才是硬道理。

那段记忆，是我们和孩子的特殊
记忆。在不断的磨合中，我们和“小
神兽”们与网课和睦相处。这一段奇
妙的学习之旅，也真的成为了我们共
同成长道路上美好的回忆。

得生动美得多姿。

民间常用红柳枝条编筐、编制农
具。喀什老城，能买到传统手工编制
的篮子，手艺人用细细的红柳枝编出
各种造型的工艺品，又实用又美观。红
柳枝韧性好，架在炭火上树枝不断，
不变形，用来烤肉烤鱼都好。红柳
烤肉吃起来有种特别的清香。炭火慢慢
加热，烤一面，翻转来再烤一面，往肉
上喷点水，滋滋滋滋，吱吱吱吱，炭火
在燃烧，肉在舞蹈，红柳枝的香慢慢
渗透到肉中，孜然香辣椒盐香，先是焦
黄再是金黄，空气中焦香弥漫，烤肉熟
了，一串下肚，风卷残云。

那年过塔里木乡帕满湖，秋水浩淼
如烟，一卷烟云，山水画一样出现在
眼前，如梦幻般，几疑入了江南。湖上
几株树，错落有致，凌波水上，远处与
天相接。及上车，发现路对面一丛丛红
柳，尘土满面，沧桑萧瑟，好似人生另
一番景象。帕满湖与红柳丛，两处隔路
相望。或是因为红柳的守护，才让湖水
静美如斯吧。红柳挡风挡沙，潦草凌
乱沧桑，不怨不争，生性本分，为人也
该向它看看啊！

一起上课去

姐了，还搬个小椅子，坐在姐姐旁
边，专职捣蛋。一次，外公终于看不
下去了，拉过弟弟一顿打屁股。但疼，
只持续了三分钟。没多久，小板凳又
放到了姐姐旁，还笑嘻嘻地告诉我们：
“屁股已经不疼了！”

再不和谐的旋律中，也会有几个
和谐的音符：每天的广播操、眼保健
操和体育课时间一到，只要广播操音
乐响起，耳朵超灵的弟弟不管在玩什
么，都会立马放下手中的一切，飞奔
到姐姐旁边，跟着依样画葫芦。姐姐
伸手，他也伸手；姐姐踢腿，他也踢；
姐姐做跳跃运动，弟弟学会了双脚连
续跳跃……课间的眼保健操也是弟弟
的最爱。一次眼保健操音乐起，待正
在上厕所的弟弟赶来，操已经做到第
二节了。弟弟居然大哭大闹起来，说
姐姐不等他。为了保持家里的安宁，我
只得关了空中课堂，重新用手机再放
了一遍

红 柳

黄。车像一叶孤舟在茫茫沙海颠簸，
好像随时会被卷走。空气悬浮沙尘，
三十米外景象全无，前路隐在黄沙里，
不敢前行半步。路边红柳依然屹立，
随那风随那沙，不畏不惧。风沙过去，
红柳面目全非，一身风尘，却让人看
见了韧性看见了生之顽强，顿时生出
敬意。所谓铁骨铮铮，就是那样吧。

冬日几场大风吹过，大沙漠中
生机勃勃的春天到了。红柳开始泛青，
叶叶青翠。红柳绿了，梭梭绿了，沙
拐枣绿了，沙漠公路绿了，绿浪逶迤。
红柳不如胡杨高大粗壮，更没有金黄
华贵的色彩，但也不乏柔情。红柳样
貌普通，开出花来却好看。恰好逢着
一场雨，米粒大小的红柳花，一柱一
柱粉艳艳，花棒透着滋润透着娇羞，
翠枝，粉花，白的，红的，粉的，团
团簇簇的花，众多色彩聚拢在一起，
无限风情。一望无际的沙海，经此一
簇一团的点缀，美

◇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



王瑜明，媒体人，偶有文章见诸报端。

◇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



胡蛙蛙，原名胡岚，中国作协会员。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

作品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散文海
外版》《北京文学》等刊物。著有
《寄秋书》《风从域外来》。